

玉尺书生



玉尺书生

I247.5
S95
1



3411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铭森

封面设计：石 路

玉尺书生

上官云飞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宝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430,000 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808-5/I·136

(上、下) 全两册 定价：26.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百忍扶危.....	(1)
第二章	倩女疑云	(25)
第三章	花容初现	(45)
第四章	冷剑出鞘	(65)
第五章	古刹险情	(85)
第六章	玉女怀春.....	(103)
第七章	巧戏癫公.....	(130)
第八章	智斗三残.....	(153)
第九章	琴迷心志.....	(174)
第十章	大漠群雄.....	(196)
第十一章	血肉横飞.....	(218)
第十二章	娇娥义重.....	(240)
第十三章	侠女痴情.....	(263)

第一章 百忍扶危

残阳衔山，晚霞如血；霜风凛冽，衰草披靡；四野空旷，枯木悲鸣。

两个厮杀的人影从山上滚到山下，又从山下跃到山上。剑器的撞击声与凄厉的呼号声混杂在一起，惊心动魄，裂胆摧肝。其中一个赤红如血、狰狞似魔的厮杀者已频频得手，他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凌厉无比的掌风，伴随着怒号的西风，卷起滚滚烟尘，惨雾直冲霄汗。另一个中年汉子则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无力过招，连连败退。

突然，那赤色的魔影拔地而起，一声暴喝，使出武林中的上乘绝活“金蛇取卵”，长剑直刺那中年汉子的神阙穴。

那中年汉子绝望地惨叫一声，身形一缩，滚下深谷……

在苍茫的暮色中，一所宅院大门紧闭，四周死一般的寂静。

那个中年男子，步履踉跄地向着大门挪动着。他右手紧攥着，好象生怕什么东西被人抢走似的；左手不时抹一下脸上滚滚而下的汗珠，面部肌肉痛苦地抽搐着。他瞪大失神的双眼，望着那座宅院，微微露出一丝喜色。

终于到门口了，他吃力地举起手来，在门上拍着。

“呀”的一声，大门敞开了，里面走出一个老家人，后面跟着一个年约七八岁、眉清目秀的男孩。小男孩一看到那中年男人，立即欢快地叫道：“爹，我猜就是你回来了！”

说着，他“咦！了一声，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转，带着诧异的神色问道：“爹！娘怎么没有回来？”

那中年男子双眼木然地瞪着，呆呆地楞在那里。蓦然间，他身体一阵颤抖，摇晃了一下，瘫倒在地上了。

他背上一个鲜红的血手印，赫然呈现在小孩眼前！

那男孩惊骇地叫了一声，慌忙俯下身去，向那中年男子急急问道：“爹！你怎么啦？！”

那中年男子艰难地撑起了上半身，但他右手仍然紧攥着。

他茫然地望着前方，眼中满是暗淡而怯惧的光波，口中喃喃地说道：“蝙蝠猖獗，血魔肆虐，骨肉离散，玉佛遭劫……”

那男孩脸上也不由现出了惊惧之色，口中急急地叫道：“爹！爹！”

倏地，旁边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酷笑声，一柄短剑，剑尖上带着溜寒光，恶狠狠地向那男孩逼去。

那中年男子被这一阵酷笑声惊醒，猛然瞥见那柄短剑，他脸色突然大变，嘶哑地叫了声：“奇儿！”就使出了全身最后的力量，向孩子扑去，将那男孩压在身下。

就在这一瞬间，那柄短剑插入了中年男子的后心，鲜血喷涌，他的身子微微一挺，失神的眼睛暴瞪着，慢慢地垂下了头。

那男孩惴栗地从他父亲身下爬出，一眼瞥见了那柄插在父亲背上染满了鲜血的短剑，不禁“啊”的一声，惊呼地推着他父亲，悲怆地叫道：“爹！爹！”

酷笑声陡然间又响了起来，一柄短剑又恶狠狠地向他逼来。

他惊愕地望着那徐徐逼近的短剑，小嘴微张着，却叫不出声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弥陀佛！”一声充满威严的呼啸仿佛从天外飞来，刹时之间，那柄短剑一下子在空间停住，一道魔影

在孩子眼前一闪立刻踪迹全无。

那男孩抬眼一看，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老僧立在身前，他白须拂胸，身着一身灰布僧袍，右手食、中二指夹着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剑，双眼微眯地向他注视着。

他缓缓地低下头去，看着父亲的尸体，泪水不由夺眶而出。那老家人却仍然呆若木鸡一般地楞在那里。

那男孩猛然抬起头来，望着那老僧一眼，立即拜倒在那老僧的膝下，哽咽着说：“我要替爹报仇！大师，你收我做徒弟吧！”说完，仰着脑袋定定地望着那老僧，老僧见状不由全身微微一震，他双手合十，闭目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缓缓说道：“小施主不必如此，老僧无能，焉能为人之师！”

立于一旁的老仆也突然地向老和尚拜倒，急急地说道：“圣僧，你看我家主人死得如此凄惨，就收我家小主人为主吧！”他声音颤抖，未等说完早已涕泪纵横了。

那老僧面对着跪在地上的主仆二人的殷切目光，摸了摸男孩的头，吸了口气说道：“我收你做徒弟可以，但你学成武功之后，一切须按师命行事，你愿意吗？”

那男孩急忙说道：“大师若肯收我为徒，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老僧长叹了一声，微微地点了点头道：“你说我教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愿意，是吗？”

那男孩连忙点了点头，望着那老僧。

老僧摸着雪白的长须，沉想了半晌，缓缓说道：“我有一夙愿，将来要小施主去实现，这件事也许十分艰难，你愿意办吗？”

那男孩毅然答道：“不管什么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愿意尽力去做！”

老僧微微地点了点头。那男孩立即叩了三个响头，说道：

“师父在上，徒儿燕造奇给您叩头了！”

那老僧微微地摆了摆手说道：“徒儿请起。为师还有事情要办，你赶快收拾收拾，我们立即回山。”

燕造奇不禁一愣，他想不到马上就要离家而去了，他转身看了看父亲的遗体，含泪向那老仆人拜道：“忠叔，为了学成武艺，好替父亲报仇，我现在就要走了。父亲的后事及家中的一切，就插给你了。”

老仆燕忠连忙扶起了燕造奇说道：“少爷快不要如此，承蒙老爷、少爷一直没有把我燕忠当下人看待，老爷的后事及家中一切，我自会善加照料，少爷放心吧！只是少爷此去，自己要我加保重，早日学成武艺，好为老爷报仇。”

燕造奇眼含热泪，感激地看了看燕忠，又跪拜在父亲的遗体之前悲凄地说：“爹！不孝的奇儿现在就要走了，将来学成武艺之后，一定替您报仇！”

就在这一刹那间，那遗体紧攥着的右手，忽然缓缓张开，一道耀眼的白光，自掌心中射出，燕造奇不禁一惊，呆呆地望着那手中的一尊长不过三寸，毫光万道，耀人眼目的白玉佛。

那老僧合掌低念了声：“阿弥陀佛！”向燕造奇说道：“奇儿！你把这尊玉佛收起来，这就是你父亲的死因。”

燕造奇缓缓地将那尊玉佛拿在手里，仔细地打量了一阵之后，将它收入了怀中，心中却觉得奇怪，暗自忖道：“在家里从来没看见过这尊白玉佛，怎么父亲死的时候，却紧紧将它握攥在手中呢？而且……。”

那老僧抬着看了看天色，向燕造奇说道：“奇儿！我们该走了。”

燕造奇又跪在父亲的遗体前面叩了三个头，那老僧就挟着他似飞而去。

燕造奇只觉得耳旁风声呼呼，身上愈来愈冷，转眼间已到了一个山顶，那老僧将他放下来，自怀中掏出一粒药丸，让他服下，并告诉他无论看见什么都不要说话。燕造奇服了药丸之后，但觉一股暖气流遍全身，寒意顿然消失。他躲在巨石之后向外面窥视着。

不一会儿，几条人影闪电似地自山下扑了上来，每个人手中均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眨眼之间，已停身于山顶之上。

燕造奇屏息凝神躲在石后看着，上来的一共五人，年龄均在三十岁以上，面上无不带着一股杀气。五人向四外略一张望，就手抱长剑，分成五方，静静地站着，好象在等待什么。

四外一片沉寂。山中的空气在这些不速之客的搅动下仿佛也变得紧张起来。片刻之后，山下又出现了一条人影，匆匆地向山上奔来。

那人一上山顶，向五人一望，哈哈大笑道：“想不到五位竟然比我早到一步。不知道五位今天约我千面神客至此，有何见教？”

燕造奇见这个自称千面神行客的人，约有五六十岁，身材魁梧，背上背着一剑一盾，那金光闪烁的盾牌，圆不过径尺，却格外引人注目。

他对面的那人嘴角现出了一丝冷笑，狠狠地说道：“千面神行客，你不要得意，今天我神州剑客既然约你到这儿来，你就应该知道今天不是好过的了。”

千面神行客双眼微眯地向五人一扫，昂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声末了已昂然迈步走入五人圈中，似乎根本没把五人放在眼里。只见他身影站定，双目一睁，坦然地说道：“今天我千面神行客真是荣幸之至，竟然能在这里与五位江湖有名的高手一会，既然说我今天要不好过，就请五位动手吧！”

神州剑客冷冷地哼了一声，不再答话，右手长剑翻，其余的四人亦同时将宝剑递出。刹时间，但见剑花闪闪，五柄长剑带出一片寒光，将千面神行客罩在中间。

千面神行客一声狂啸，双肩微抖，左手剑、右手盾，早已飞快地掣在手中，右手金盾微闪，一道金光环体而绕，几声清脆的响声过后，竟然把五柄袭至身边的长剑硬封了回去。

神州剑客一声呼啸，五人手中的长剑又同时刺出，剑影绰绰，卷起了一股砭人肌骨的寒风，再次将千面神行客困在核心。

千面神行客轻哼了一声，右剑右盾上下翻飞，刹时间，场中剑光闪闪，冷气嗖嗖，使观者不禁头晕目眩。

燕造奇惊愕地望着，哪里还看得清楚六人是如何出招收招的。他回头看了看师父，只见老僧闭目凝神，似乎对眼前的战况毫不关心。

就在燕造奇回头的一刹那间，场中的情势已经大变，神州剑客一声暴喝，其余四人手中的长剑逾闪电地抖出，剑身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一阵金铁交鸣声中，千面神行客的左剑右盾不禁为之一停，神州剑客手中的长剑，就趁这瞬间猛然刺出，正好刺入了千面神行客的肋下。

燕造奇奇心中大惊，正要叫出声来，突然一声震耳的“阿弥陀佛”，他师父已飘然落入场中。

五人一愣间，一齐退后了一步，神州剑客眼中出现了惊异的光芒，叫了一声：“百忍大师！”另外四人面上亦不禁显出了无比惊讶之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武林中的第一奇僧百忍大师今天竟然会在此处突然出现。

百忍大师微微一笑道：“叶施主真好记性！一别二十载，施主威震武林，可喜可贺！”

神州剑客不由赫然道：“圣僧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要事？”

百忍大师道：“老僧今有一事向叶施主相求，不知能答应否？”

神州剑客连忙躬身答道：“圣僧但请吩咐便是！”

百忍大师看了千面神行客一眼，向神州剑客说道：“千面神行客在江湖中见义勇为，扶弱济贫，不知叶施主是否能看在老僧的薄面上，放他一条生路？”

神州剑客沉吟了半晌道：“圣僧的要求，晚辈敢不答应？但是晚辈有个请求，不知圣僧能否答应？”

百忍大师含笑道：“叶施主请说。”

神州剑客道：“晚辈今日放他一条生路，千面神行客从此不得再现于江湖，不知圣僧能否做主？”

百忍大师道：“这事老僧可以办到，叶施主请放心好了。”

神州剑客向百忍大师一躬身道：“以圣僧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想必不会失信于我，那么晚辈要告辞了。”说着，转身向其余四人一打手势，一齐奔下山去。

百忍大师望着五人远去的背影，不禁低叹了一口气。他回头望着地上已经痛得晕了过去的千面神行客，便从怀中掏出了一粒药丸。

燕造奇连忙自石后跑了出来，将千面神客的上半身扶起，抬着头，睁着一双黑白公明的俊目，望着百忍大师。

百忍大师微微点了点头，俯身将手中的药丸塞入千面神行客口中，右手一点，封住了千面神行客肋下的伤口，不让鲜血继续淌出。

过了大约半盏热茶的功夫，千面行客缓缓地动了一下。倏地，他身形一振，闪电般跃了起来，发现眼前站着的已不是神州剑客，而是一个老僧和一个小孩，他眼中闪出了迷茫之光，呆呆地望着两人。

百忍大师微笑着向千面神行客道：“匆匆一别，十载有余，施主不记得老僧了吗？”

千面神行客“啊”了一声，低声说道：“是你，又是你救了我的命！”他忽然跪在百忍大师面前说道：“弟子久已厌倦江湖生涯，请圣僧念弟子一片诚心，收我为徒！”

百忍大师微笑道：“出世便是入世，施主如欲避世而出世，那就错了。”

千面神行客拜道：“弟子日后当立十万善功，普渡世人！”

百忍大师微微点头，伸手凌空一抓，千面神行客的那柄长剑已骤然飞到他的手中。百忍大师面容一整，望着跪在身前的千面神行客，口中念道：“还汝真面目，赐汝名悟本！”说着右手一挥，就斩去了千面神行客的一缕发丝。

千面神行客再拜而起，燕造奇不禁望着千面神行客呆呆地发愣。

原来千面神行客再拜而起间，已面目大异，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在这一刹那间，已经变成了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人了。

燕造奇想不到千面神行客的化装术竟是如此的神奇，刚才自己和他隔得这样近，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百忍大师转身向燕造奇说道：“奇儿，快来拜见师兄，你师兄是当今武林中的佼佼者，以后你还应多向他讨教才是。”

燕造奇立即向悟本拜道：“燕造奇拜见师兄！”

悟本吃惊地望着他，还礼道：“师弟请起！”他想不到百忍大师在武林中辈份如此之尊，竟会收年龄这么小的燕造奇为徒。

西岳华山，北临渭河，南依秦岭，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燕造奇寄身于这名山之中，追随于高师左右，每日读诗书、练武术，日子过得倒也舒心。只是每当更深夜静，独对孤灯之时，不

免忆起双亲而黯然伤神。但这情绪又旋即化为刻苦学艺、报仇雪恨的雄心。他天资聪颖，又认真聆听百忍大师的教诲，虚心接受悟本师兄的点拨，因此，苦练之下，才华与日俱增。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十年。燕造奇不仅完全脱去了童稚之气，长成一枚英气勃勃的美少年，而且胸藏文韬武略，身怀盖世奇功。他完全成熟了。

这日凌晨，百忍大师把燕造奇叫至身边道：“奇儿，你跟我山中学艺已满十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你今日就下山去吧！”

燕造奇不由一楞，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下山去报父母之仇，但没想到竟会如此突然，师父竟然要他今天就下山。

百忍大师微微一笑道：“奇儿，你还记得十年前你对我许的愿吗？”

燕造奇忙道：“徒儿不敢忘记！”

百忍大师点了点头道：“我要你去替一个人做三件事，你会不答应吧？”

燕造奇毫不犹豫地答道：“徒儿愿意尽力去做。但不知此人是谁？”

百忍大师双目凝视着他道：“此人叫做千手神君，无论他要你什么事，你都要答应，你愿意吗？”

燕造奇心中骤然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千手神君，他曾听他师兄悟本谈过，千手神君乃当年邪道中与百忍大师齐名的人物，此人性情怪癖，武功高绝，江湖武林中人物，人人视之有若鬼魅，敬而远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师父会要他去替千手神君做三件事，而且还要听千手神君的吩咐。然而他已经答应了百忍大师，就得言而有信。

燕造奇毅然地望着百忍大师，点了点头。

百忍大师低下了头，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要替千手神君去办的那三件事，必然是非常棘手的；但是，这是他许下的诺言，而燕造奇正是他理想中最合适的人选，比悟本甚至比他自己更合适。

他抬起头来，望着燕造奇说道：“千手神君性情古怪，在必要时，你不妨提出‘无忧’之名，那时他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燕造奇不解地望着他师父，心中暗忖道：“‘无忧’是谁呢？他和千手神君又有什么关系呢？”

百忍大师又继续说道：“如果你替他做完了三件事，他自然会答应你三个条件，那时你告诉他，十年前老僧已经跟他说过了。”

燕造奇茫然地点着头，猛然，他向百忍大师问道：“千手神君在哪里呢？”

百忍大师沉吟了一下答道：“他萍踪不定，而且退隐江湖多年，要找他也着实不容易；十年前他是隐居长白山中，但是现在就知道了。”

燕造奇眉头微微皱起，暗自忖道：“连千手神君在哪里都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去找他？”

燕造奇思忖间，百忍大师自怀中摸出了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剑，交给他道：“这柄剑是十年前血魔用来伤你的短剑，你现在拿去好好藏起来。”

燕造奇脑中不禁浮现出十年前那惨烈的一幕，那清晰的酷笑之声又在耳边响起，那柄泛着寒光的短剑仿佛正向自己飞来，父亲舍命救护自己的惨景仿佛就在眼前……

他泪水满眶，双手微颤地接过了那柄短剑，仔细收入怀中。

百忍大师又从身后取出了一柄长剑，双目凝视着燕造奇说道：“奇儿！你拿去把它拔开！”

燕造奇接过来，左手握着剑鞘，右手握着剑柄，大拇指一控哑簧，用力一抽，竟然没有拔出分毫。他不由一怔，想不到苦学十年，竟连一柄剑都拔不出来。燕造奇一咬牙，再次用力一拔，还是没有拔出，不由惊异万分地望着百忍大师。

百忍大师慢声说道：“此剑赐与你用。剑我‘冷电玉尺剑’，一遇机缘自会出鞘。但记着，此剑出鞘之时，你当自思少造杀孽，树立武德。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切记！切记！”

燕造奇见百忍大师说得如此严重，心中不由一阵凛然。

百忍大师又接着说道：“天下之大，异人众多，此去江湖，傲骨虽不可无，但傲气绝不可有，恃才傲物，终必自败，交友须慎，择善而从。为师送你一雅号：玉尺书生，其中含义，你自去推想。”

燕造奇躬身答道：“多谢师父教训，徒儿知道了。”

百忍大师轻叹一声道：“你且支你师兄那儿一趟，看他对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然后，你就可以收拾启程了。”

玉尺书生躬身退出，向悟本的住处走去。

到了悟本那儿，他还没有开口，悟本就向他问道：“师弟，你今天就要下山了吗？”

燕造奇黯然地低下了头，轻声答道：“是的。”

十年之中，悟本对他的照顾，并不亚于百忍大师，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毫无半点隐藏地传给啊燕造奇，而他对燕造奇不像百忍大师那么严，使得燕造奇更加容易跟他亲近。

悟本微笑着看着他说：“师弟，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几年以后，我也要下山，到时候咱们可以重温手足之情。”

燕造奇抬起头来，望着悟本，脸上浮出勉强的微笑。

悟本笑着道：“你要下山了，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是当年在江湖所用的，现在你收起来，以后会有用的。”说着，

自怀中摸出一副银丝面具递了过去。燕造奇谢了一声，接了过来。悟本又指着银丝面具说道：“这银丝面具不避刀剑，可作防面之用。”

燕造奇用手揉了揉那银丝面具，只觉得触手处十分柔软，非丝非绵，不知道是用什么织成的。悟本望着燕造奇手中的银丝面具，低低地叹了口气。

燕造奇诧异地望着悟本，他从来没有听悟本叹过气。

悟本抬眼看见燕造奇诧异的目光，他又轻声说道：“这银丝面具，只不过是一套衣服的配件罢了。”

燕造奇不无惊异的说道：“什么？这只不过是一套衣服的配件？”

悟本又低叹了一声，向燕造奇说道：“师弟！你下山之后，人单力孤。我有一义弟，名叫南飞云，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墨衣帮帮主，但他生性很怪，除了我，他对任何人都不买帐，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凭左剑右盾去找他，他会对你尽力帮忙的。”说着，把自己的剑和盾捧到燕造奇面前。

燕造奇感激地望着悟本道：“谢谢师兄！”悟本微笑道：“师弟不必客气了，我还要告诉你，江湖上的人均以为我的化装术天下第一，但你也知道，我对眼睛毫无办法；而且江湖上精通化装术有远在我之上的，当年我就常常受他戏弄。他不但化装术胜我一筹，甚至连眼睛都会化装，日后你如果碰见此入，千万留神！”

燕造奇惊异地点了点头。

悟本看了看天色，向燕造奇说道：“师弟，天时已经不早，你现在可以收拾一下行囊，准备下山去了。”

燕造奇应声退出，一切收拾就绪后。黯然地拜别百忍大师与悟本，往山外走去。

时方初夏，天已大明，华山之后，一片鸟雀之声。燕造奇在

山中缓缓走着，十年于此，一旦别离，对山中的一草一木，都不无依恋之感。

出了华山，一路北去，很快就到了华阴县城，燕造奇找了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正想去街上走走，忽然店外进来两个大汉，各带一脸豪迈之气。只听左边那个大笑道：“咱们哥俩甭想了，天下英豪多得是，紫玉佛哪会有咱们的份？”

另一个大汉接口说道：“老弟！别管能不能到手，咱们姑且一试又何尝不可？游龙剑季英武功虽高，但是他只有一个人，说不定到时候咱们两人可拣个便宜呢！”

燕造奇听了不由心中一动，暗想：“紫玉佛！会不会跟白玉佛有什么关系？”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藏在怀中的白玉佛。

此时，那两个人已和他擦身而过，他暗自忖道：“这两个人在这种人多口杂的地方大声谈论，恐怕这事情已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了，何不找店小二来打听一下呢？”

于是，他把一个店小二叫到房中问道：“你知道紫玉佛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那店小二惊讶地望着他说：“客官，难道江湖上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你都不知道吗？”

燕造奇含笑地由怀中掏出了一把钱，放在店小二的手道：“这事我还没有听说过，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店小二连忙陪笑道：“客官，你太客气了，我哪敢要你的钱呢？”说着，却把钱收在怀里，向燕造奇说道：“这件事情，现在江湖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最近四海镖局的镖主游龙剑季英要把一批珍宝送到神州剑客那里去，其中有一尊紫玉佛，更被江湖无数豪强所觊觎。游龙剑一怒之下，传语江湖，自他起镖之日起，江湖上的朋友可以任凭自己的本事来夺取。但是他的话刚刚传出，镖局中的镖师却在第二天全部无缘无故地悄悄走了！”